

(一)
中年以前,我对各种传统名花都很喜欢,唯有菊花一种不喜。为什么呢?因为我对它有一种“呆滞”的印象,觉得它长得不动。就像《红楼梦》中的薛宝钗,虽然长得美丽丰满,却总有点呆呆的不讨喜。

中年以后,我开始在阳台上多养花。一开始也不养菊花。后来想,毕竟是名花的一种,而且秋天开花的植物又少,就养几种试试吧。结果种了以后,居然很喜欢。

任何一种花卉,能够跻身名花之列,都不是偶然的。比如像月季、牡丹、芍药和茶花等,除了花美以外,品种还特别多样。菊花则尤其如此。单就花瓣的形态而言,就有平瓣、匙瓣、管瓣、桂瓣、畸瓣这几大类,这些大类下面又可以分许多小类。花色也特别丰富。除了没有蓝色,黄、白、粉、红、紫、绿各色都有,还有稀奇的墨紫色。(绿菊以前被认为是珍稀的,现在中外都培育出了不少绿菊品种,大家也就觉得不那么稀奇了。)

(二)
菊花既然姿态那么丰富,那么,我对菊花呆滞的印象,是从哪儿来的呢?

回想起来,小时候离家较近的复兴公园,经常会举办菊展,爱花的我也会去看。菊展上的菊,大部分是独本菊(也叫标本菊),也就是盆里的菊花只允许长一根主干,摘去所有的侧枝,铺蓄,让顶部只开一朵大花。这种养法,据说可以最好地表现出

烂漫而随意也是一种美

谈瀛洲



一个大菊品种的特点。菊花本是草本植物,茎秆柔弱,在人工培育下花越开越大。为防开花时植株倒伏,每株独本菊都要被裱扎在一根细竹竿或铝丝上,一直要扎到头花下面。因为有些菊花的“脖子”(也就是最后一片叶子到头花之间的那一段枝条)特别细长、柔软,尤其是单瓣的大花宽瓣品种,所以有时除了裱扎外,还要在花苞下面装一个细铁丝做的托子,使花朵在开放时正面向上,不至于歪斜。

经过这样裱扎的标本菊一排或数排放在那里,高度都差不多,花朵大小也差不多,整齐则整齐矣,但看过之后就像一排排大头娃娃,真的是没有多少情致。

当然,也有养成一盆三朵,或五朵,或七朵的,但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一样的,那就是不管给菊花留几个分枝,这些分枝也都要裱扎,而且为了保证花大,每枝上也只能开一朵。

还有那种大立菊,每株开几百朵乃至上千朵,也每朵都要裱扎,要开在一个平面上,如一个大圆盘状。那下的功夫真是大。然而要说效果,主要是让人惊叹,却少了一个“美”字。

被这样绑扎得严严实实的菊花,当然就呆滞了,不可能生动得起来。怪不得,我那个时候看了菊展回家,总有种失望的感觉。但那个时候不懂得去思考、去分析,不知道这失望感来自哪里,以为是菊花的呆滞。看来,我以前对菊花的偏见,

距家二三公里,有一片菜地。以往,每隔几日,我总喜欢逛逛,回来时仿佛沾了一身的灵气。久之,养成一种癖好。

一日,再去,菜地竟被碾平,变成千篇一律的草圃,失落得很。郊区的菜地,作为一片农业文明的微缩景观,似乎保全了几欲失传的二十四节气,一年地,两者彼此呼应着,一日日加深着人与自然的关系。“春初新韭,秋末晚菘”,这八个字里,不仅有美味,还有农时,以及四季的流转。

那片菜地,十余年来,日渐渐地变成了我生活的根基,我的思绪唯有依靠它们,才能开出一朵朵花来。土地,森林,花朵,飞鸟,山岚,河流……正是滋养人们灵气的源泉。

从事书写这门手艺,几同于挖井,徒手开掘,缓慢笨拙,非工业化的,一点一点深耕,累了,自然想起来这片菜地,修正自己,放空自己。

对于一个逐渐失根的人,它更是一种寄托。

今年秋天,总归不像个秋天,没有了往年那种身着长袖衬衫的舒缓漫长,令一个人在农业文明里生长的躯体颇为不适。

近日,一切又都回来了,平凡的日子被寒露、霜降稳稳接住

(三)
明朝的袁宏道在《瓶史》一书中写道:“夫花之所谓整齐者,正以参差不伦,意态天然,如子瞻之文随意断续,青莲之诗不拘对偶,此真整齐也。若夫枝叶相当,红白相配,此省曹掬下,墓门华表也,恶得为整齐哉?”

对袁宏道来说,植物就应该长得高高低低,横横斜斜,接近自然之中的形态,这样才美。就像苏东坡的文章,随意起止;像李太白的诗,不拘泥于对偶的格式。如果都弄得整整齐齐,那就像官府台阶下种植的成排树木,和陵

墓前成对的石雕华表一样了,规整是规整了,但是呆板、枯燥,了无生气了。

他的这段话虽然原来是写瓶花的,但对于盆栽和园林植物来说,也是同样。中国人对花木、园林的审美情趣,一直是浪漫主义的,也就是说要以接近自然为美,而不以接近几何形态的规整为美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去法国凡尔赛的园林,看到被修剪成圆锥形、圆球形乃至正方形的植物,觉得难以欣赏的原因。即便是中国人花了很大力气去造型的盆景,也是要让它形态去接近自然中的古木老树,也就是说,用人工去模仿自然的形态。

我在古画中看到的菊花,也不是独本菊的样

了。这样熟悉的持续感,让刻于中国人骨子里的东西又一次重回秋寒,总归错了,这长久地赋予人精神上的季节性安稳,让人的内心踏实,始终有一种恒定的东西在。

霜降前后的农历九月,应起山芋、点油菜的时节。

最早厘清人与天地关系的,并非哲学家,而是农民。应时而种,应节而收,才是践行哲学的思想来源。

早前,我家附近这片菜地,同样精准地遵循着农时。往年这时日,山芋禾子被锄头扒拉到地角,扭了一只只几米长的麻杆,在秋风里滚着滚着,渐黄,渐枯……

夜读白谦慎《傅山的世界》。傅山一直主张“支离”“丑拙”的美学观。他有一张册页:一根枯树,被拦腰折断,伤口处支棱着,仿佛有痛,旁枝竟然有花,并非病梅,而是一株瘦桃。我曾在一座古寺见过一株半枯半新老桃树,一根树桩,分开两枝,一枝彻底枯了,另一枝上,新叶新生粉花华发,热闹与枯寂同在,望之,滋味殊异,唯独不见苦相。伫立良久,

就是在唐寅画的一幅《菊花图》中,在一块怪石、一丛荒草之前,长着一株菊花,底部的枝干已经老化,叶片也已老化脱落了一部分,上部丛生的分枝上,高高低低地开着六朵不大的花。在徐渭画的一幅《菊竹图》之中,也是在一丛荒草、两株翠竹旁,长着一棵瘦瘦高高的菊花,顶部开着七朵花。这两位明代的大师,画的都是菊花在接近自然的状态下开花的样子,而没有把它画成呆滞的大头娃娃。

(四)
我也曾按照传统的方式去养菊,但一直未能严格按规矩和时间表来做。菊花要养到开花很容易,因为它很爱开花;但要按传统的程序来养,则极麻烦。我是业余养花,实在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。但像我这样不专业地养出来的菊花,也有一种随意之美。

今年的我因为腰痛,在把菊苗种下去以后,裱扎、疏蕾这些事就一点都没做,因为做这些事都要弯腰。到了秋天,菊花还是都开了,开得小一点但

向他要他不肯。没过多久,隔壁邻居失火了,连累到了祖父家。当时他不在家,祖母只晓得抱着小孩逃出去,不知道要拿什么东西,等火灭了回来一看,什么都没有丢,只丢了一包古印,有200多个。祖父因此很伤心,很长一段时间很消极,总是往外跑,去过四川等地。

“冰上鸿飞馆”作为祖父的斋名常常钤于作品上,“冰”“鸿”也是他名字的谐音。他以前有些名章也是刻作“冰鸿”二字,但是用得少,都是称自己“宾虹”。而“冰上鸿飞馆”用得最多,好像是在表达他以前的人生很冰冷、很苦,现在当作回味是好的,鸿雁就像是代表自由,可以飞回南方了,所以,我觉得这方印很有意思。他离开北京先到的上海,逗留了两个月,这里是北京到杭州的必经地,也是他曾生活过三十年的地方。那时候,上海的朋友都知道他非常开心,他就像大雁一样终于飞回来了,心情很舒畅。

我在安徽那几年,看到几乎每家人家都有他的画(不论真假),对他很看重。祖父很爱自己的家乡,兴水利、办学校,所以大家都知道他。有一段时间,祖父蛮受冷落,人家的画都卖得很好,他也晓得画得漂亮一点好卖,但他就坚持自己。人家讲不好,他就说“是我没到家”。谦虚是祖父一贯的品质。

(文字整理:王博)
父亲陆俨少一生画了100多张《杜甫诗意图》,章用的基本都是“穆如馆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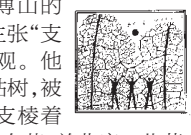
谁遣花枝照古人

钱红莉

表达,何以不是一份精神寄托?苏轼月夜找张怀民散步,也是寄托,好在他有伴,心意相通,孤独减少几分。

深秋后的土地,被装饰一新,窄窄一垄,一垄,又一垄,横七竖八,朴朴素素的,天地未开的原始性,有的被泼上水,撒了菜籽,盖上枯草。过几日,你记得去看,蹲下,轻轻把草拂开,凭空钻出无数乳白的芽,仿佛弱不禁风。这豆芽,分别是青菜、茼蒿、菠菜、茼蒿、萝卜……

再过几日,枯草被彻底揭去。每一黄昏去,它们就都变了模样——青菜秧蹿得最快,大约一周,泼上几瓢水,它们就都一齐在秋风中笑呵呵的了。确乎如



心里有波澜惊动,但总说不出来,那种视角上的强烈刺激,早已超过了以往审美的经验,也就说不出什么好来,一直难忘。直至夜观傅山册页。

秋风中的山芋禾子,亦如是,丑拙枯老,却又与人亲,与人近。傅山在另一册页上题诗:古花如见古遗民,谁遣花枝照古人。

他所一齐拔了,松土,黝黑的肥沃的土,不如快点蒜瓣吧。

我还养了一株马齿苋,枝枝蔓蔓的,匍匐于地,偏偏迟迟不开花,一日冷似一日,怕是再也收集不到它的种子就被提前冻死了。

一株黄种月季真顽强,趁着霜降来临前,又开出一朵花来。

我坐在小凳上,将所有土坷垃捏得细碎,蒜瓣剥去外衣,掰开,一瓣一瓣插进去,复轻拂一点浮土,将蒜瓣尖盖上,隔一日浇点水濡湿,不出三五日,便会抽出芽来。做完这些琐事,顺便将老梅树旁的拉秧草拔去,叶丛中早已花苞点点。年年如此,世间,还有什么比植物更守信的?无端地让人心安,仿佛有了恒久的依靠。



松之盛(三) (纸本设色) 邵仄炯

花要多很多。有“花田走马”“翠深傲骨”“天门飞流”“金钿乱剪”“十文垂帘”“一枝红艳”这些国产品种的丝菊,还有“淡绿天赞”“粉绿天赞”“国华越山”“三文鱼奥法”等西方和日本品种的大轮中轮菊,还有“银色光辉”“足摺野路菊”“北斗之街”“神之樱”等日本小菊和盆景菊。没想到,不经意间今

年还是养了这么多品种。这些未能裱扎也未能疏蕾的菊花植株都未能直立,有依靠阳台上的铁栏杆立的,也有从盆边垂挂下来的,开得烂漫而随意。这样的菊花,我觉得也很美。



祖父黄宾虹在常用印中自名“黄山山人”,大概是因为他年轻时经常到黄山,现在讲他九上黄山,实际上不止。他乐于到黄山感受大自然、感受生活,对着山色风景进行创作。他画过黄山很多地方,几乎每个景致都要记录下来。他也觉得自己是黄山人(生于金华,祖籍黄山),所以起了这个斋号。后来到北京,除了在学校教书以外,他业余时间就是画画,重点在研究笔墨,这一时期他的创作有了很大的改变,逐渐形成个人的艺术面貌,画中即经常看到钤有“黄山山人”一印。

祖父刻过很多印,我以前不了解,以为他就是画画、教书,实际上他对金石的研究是非常深入的,也是一生当中十分看重的。他研究文字一直到老,年近九十岁时还写信告诉我:“我每天都要研究一个字”。到了晚年,他把文字研究排到每天要做的课程表里。研究经史,文字是最重要的基础,他说:“研究透一个字,就是对于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文化进步作贡献。”在他看来,一个字里,有国家的、民族的生命,所以我非常重视文字,实际上比画看得还重。祖父一有钱就是买金石,为此还生出几次小风波。1922年他住在上海宝山路,当时已经有很好的金石收藏了,有人

黄宾虹:感情都在斋号中

黄高勤 口述

“冰上鸿飞馆”这方印很漂亮,字的线条和结体都很美。我祖父刻印,风格有三类,第一类是“皖派”邓石如;第二类是学汉印;第三类则学的是“浙派”,丁敬一路。他的篆字写得也很好,这方“冰上鸿飞馆”制印的风格就是从“浙派”中来,以金文小篆书体刻就,疏落有致,清逸高古。这方印是在北京抗战胜利的时候刻的,抗战胜利让他精神上得到了很大的振奋。十年间在北京受了很多苦,受日本人的苦,受生活上的苦,精神上苦。他曾被宪兵抓去关过,生活不齐全靠那些喜欢画的人。据说,有一个喜欢金石研究的和书法的青年张海清,他原在济南铁路的机务段工作,后换做跑车,每月跑两次北京,因久仰祖父,经祖父学生石谷风介绍相识后,经常送米来,而祖父则送画答谢,前后竟得了百幅,在自己家挂了块《百黄斋

的隶书匾。

留了两个月,这里是北京到杭州的必经地,也是他曾生活过三十年的地方。那时候,上海的朋友都知道他非常开心,他就像大雁一样终于飞回来了,心情很舒畅。

斋号的故事 责编:吴南瑶

热爱体育的“情报处长”

朱效来

双休日打开电视机,一个熟悉的画面跃入眼帘。1954年版的电影《渡江侦察记》,扮演国军情报处长的陈述,把一个奸诈、阴险毒辣、诡计多端的反派角色演得入木三分,惟妙惟肖。他凭借这个角色,获得了中国文化部1949—1955年优秀影片奖个人一等奖。

我和陈述先生第一次见面是1982年上海市电影系统运动会上,当时他报名参加的项目是男子一百米跑,当他气喘吁吁地跑过终点后,稍微休息了一下,便与我聊了起来。他说起体育运动,以及平日里活动锻炼对身体、塑造角色的益处,话匣子一打开,收也收不住。这次采访后,我们谈犹未尽,几天后,他又约我去他淮海中路高安路的家中继续聊。平时他酷爱运动,游泳、乒乓都是常年锻炼的项目,体育运动融入了他平时的生活中,75岁那年,他还能在双杠上上下下翻飞,舒展自如,灵巧得像个小伙子,让人折服。如今,陈述虽然离开了我们,但他的音容笑貌,他所扮演的艺术形象长久地保留在广大影迷的内心深处。在电影《铁道游击队》中,陈述扮演日本宪兵队长冈村,当他乔装打扮进入一村庄打探时,被秦怡扮演的芳林嫂识破,冈村落荒而逃,慌乱中,芳林嫂扔出手榴弹砸中了冈村的小腿,但是手榴弹的挂签没有打开……陈述在扮演这个角色时身手敏捷、脚步利索,想来也是和他平日的运动锻炼分不开。

陈述多才多艺,上世纪80年代他和节目主持人叶惠贤在舞台上表演相声,颇受欢迎。生活中,陈述平和、朴素、低调、为人诚实守信。他是个平易近人的长者,影迷喜爱的电影明星,在家中是受孩子们敬仰的长辈,在妻子眼里是一个好丈夫。看着电影《渡江侦察记》,仿佛又和“情报处长”一起回到了那个“激情澎湃的年代”。